



长篇小说

电视门

翁想想作品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电视门

翁想想作品——长篇小说

远远地，就看到南京电视台五层的玻璃幕墙，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那扇巨大的红门看起来古朴典雅，雕工精细，造型是跟相配的，手摸上去，冰凉凉的。红门，为电视台增添了一份庄重。就像大楼亮起后，电视台不显山不露水，是一个副台长刚刚上任就遭车祸，第一件事就是搬走大红门。于是，电视台在这点上，了解内幕，期限一半成老天的事情。

I247.5
W698

 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电视门 / 翁想想著

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80244-439-3

I. ①电… II. ①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6526 号

电视门

- 作 者 翁想想
责任编辑 刘 刚 朱宝元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xiandaibook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
印 张 19.25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439-3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版权说明

本书中所有中文及英文歌词作者均为丹飞。按文中出现的次序，歌名如下：

《还能绵羊多久》

《我不是曾轶可》

《At the First Sight》

《第一眼》

《多颜色的爱》

《我是爱你的》

《我不在江湖》

《十八岁的姑娘》

《情书》

《那人那事那情》

远远地，就看到南市电视台高高矗立的大红门楼，红色琉璃瓦盖的门楼在初春的阳光下闪着晃眼的光芒，门楼两边的立柱也是用红色大理石贴就的，两扇硕大的红门看起来古朴神秘。据说，大楼初建的时候，门楼跟电视台极现代的流线造型是很相配的，半高的院子、自动门，为了造势，还特意在门口摆了一对石狮。偏偏大楼建起后，电视台不顺的事特别多，先是一个副台长刚刚上任就遭车祸，接着前任台长阴沟里翻船——栽了。后来，张又波走马上任，第一件事就是搬走石狮，将院门朝向东边，再重建大院门楼，全部用上喜庆的大红色。于是，电视台门楼就成了现在这副红翻天的模样，几年下来，诸事和顺。在这点上，了解内情的人都服张又波。慢慢地，大红门就成了南市电视台的代称，期望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人都渴望有朝一日走进这扇大门，从此大红大紫，盆满钵满。

辛妍紧赶慢赶，总算在上班前一分钟赶到大红门旁的指纹打卡机前，急急忙忙伸出手去，却发现这部才换了不到一个月的考勤机器又坏掉了。她忽然想起昨天在广电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：建议将“指纹打卡考勤法”申报年度市广电局的管理创新奖。跟帖者众，谁都看出这个帖子的调侃意味。有的直接就骂娘，说电视台领导专卡别人不卡自己，天天小车进出，何曾见他们遵守过这个制度？工资不按时发，整人的办法倒是一套一套的。

打卡制度才实行三个月，但是打卡机却坏掉四次，触屏式界面被抠得面目全非。为此，台长张又波在全台一年一次的总结会议上放出狠话：“打卡制度一定会坚决执行下去，你抠坏多少个打卡机我就修多少个，直到你抠不动为止！”

全场没有反应，张又波从主席台上望下去，只见下面的人有的表情木然，有

的低着头，有的不知道在本子上划拉什么。只有坐在第一排的广告部主任刘建似乎想抬手鼓掌，可是左右一瞟，发现势头不对，又装作举手抠头，胡乱在前额稀疏的头发上抓了两下。

张又波端起杯狠狠地喝了一口水，然后又严厉地说：“下一步，末位淘汰制度也要实行！电视台不能养懒人、闲人！”

辛妍听到这个末位淘汰制度中关于记者一项是这样说的：新闻记者不能完成当月的新闻采访任务数量的，是临时工作人员的即时辞退，是正式工作人员或局聘人员的由分管领导提出口头警告，只发基本工资；连续两个月不能完成任务的，或在半年内有三个月不能完成任务的，作待岗处理，待岗人员待遇按局人事制度办理；稿件质量按10分制评定，按ABCD档次评分的，在计算记者位次时应按以下方式换算成分数——A：9—10分；B：7—8分；C：6—7分；D：5分。新闻记者按每月完成稿件的统计分数排名。记者稿件分数每月统计一次，分数在最后一位的即为末位记者……

辛妍听得头皮发硬。她在电视台工作还不到一年，这样的政策对她来说绝对不是好事。她原本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，原指望能够在电视台大展身手，却因为背景薄，只能先从普通记者做起。有人点拨她，去找领导走走路子，不然浪费了大好青春。她眨巴着眼，有点迷糊。别人就叹气：“唉，悟性太差。”一边说一边朝广告部的风云人物白苏苏努嘴。

辛妍听人说过，这个徐娘半老的美人目前是台长面前的红人，她跟台长的故事经常被同事们暗地里传说。据传，有可能在本轮电视台部门竞聘中竞上中层干部，至于到底是什么部门，一个月内便可见分晓。

辛妍明白了点拨者的用心，微微一笑，却不作声。莫说她是个初涉职场不久的新人，即使再混个几年，凭她倔强的性子，也做不到对那些腆肚粗腰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趋炎附势。除非这个男人实在优秀。

对付领导官腔十足的八股话，让自己的脑子时常开点小差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做法。

散会的时候，立刻有人小声骂道：“妈的，工资拖欠不说，管起人压起人来倒是毫不手软。”

辛妍听出来，骂人的都是台里的老人，都是一见面都要叫老师的人。

今年刚进电视台的李晓风哭丧着脸对辛妍说：“一个月25条新闻，让我到哪里找去？工资又那么少，几百元还不够交通费！”

辛妍笑笑，并不搭腔。即使对自己的收入待遇也十分不满，但她知道谨言慎行是绝对不会错的，何况现在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到处都是耳朵，保不住这些

牢骚就被谁听见了，被人家拿去做了讨好领导的说辞。这是好朋友盈盈教她的职场法宝：少说多做，少论是非。她牢记这“二少”法则，倒真是受益匪浅，在这个人事复杂的电视台大染缸里，竟然少有人说闲话。只要你不出风头，一定不会被人关注，当然也更不会有晋升的机会，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如白苏苏那样风头出尽的，也是被台里言论鄙薄最多的。

果然，李晓风话音刚落，就听部门主任严肃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：“李晓风，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牢骚？你给我踏踏实实做事！”

李晓风立刻噤若寒蝉，连连点头。

辛妍默默地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也不抬头，只当没有听见部门主任的话，加快脚步往办公室而去。

二

张又波坐上一把手的位子已经三年，一贯作风泼辣，很有决断，在很多事情上说一不二，有人暗地里称他“独裁者”，说总有一天电视台会败在这样的人手上。但是在那些善于逢迎的人看来，这样的人却有一个天大的好处，就是只要巴结上了，提拔的事情肯定顺利。因为他说了算嘛。

电视台的资深主播何平最近经常暗暗喝闷酒。

他在电视台十余年，算得上才华横溢，在本地观众心里是响当当的名主播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尖子看起来风光无限，却也有自己的不如意。制片人也好，部门主任也罢，电视台哪一次竞聘也轮不到他，这让他十分郁闷，要好的同事私底下也为他鸣不平，说好好一块金子就这样埋没了。去年跳槽到广东某电视台的王亮劝他：“这个死潭一样的电视台，你还是趁早离开吧！人家说女人能顶半边天，我看，在南市电视台，女人能顶整片天！你呀，再有才华，也敌不过人家的色，比不过人家的银子！”

何平知道，王亮都是为他好，就他这个性子，一不巴结，二不逢迎，纵有满身才华，恐怕也是难有出头之日的。但是，听说台里要实行改革，要让能者上庸者下，要充分实现人尽其才，对特殊人才可以破格提拔。虽然这样的话更多地只是冠冕堂皇而已，但于某些还没死心的人还是很有强心针作用的。

何平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是振奋不已。他已经过了35岁，如果按常规，他很难走上中层干部的位子，但是，台长说了，对特殊人才可以破格提拔。他想，自己

无论新闻、晚会，还是访谈等等节目都很拿手，几乎算是全才。有几次在电梯里碰到台长，台长还关心地询问自己的工作情况，看来台长对自己还是很有印象的。所以，何平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定，是希望在本轮竞聘中能够胜出。

有人就提醒他，如果要想提拔，还是早点动作的好，听说这次台里又要改革了。

何平知道，所谓改革，无非是将台里的这群人像盘萝卜一样整理一遍。他再傻，也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次他不再以自己的所谓才华去跟人拼了。他已经提前打听了，张台长的姐姐在市中心开了一家烟酒专卖店，专门销售名烟名酒。电视台有个奇怪的风气，要给领导送礼，一般不到领导家里，而是转着弯送到领导亲戚开的店里。

电视台刘书记的小舅子开了一家渔具店，李副台长的老婆开了一家酒店，只有副台长向北家没有人做生意。何平听同事面授过机宜，送礼要送关键人物。所以，这次他选择了台长。第一次为了探路，他仅仅提了些烟酒，张台长的姐姐笑眯眯地接了。

一连几天，何平等待着台长的反应，看他是否有什么话对自己说，可是几次在电梯碰到，也没见台长说什么。何平思忖着，礼可能送少了，于是便找了个空闲，去找办公室主任雷鸣。

说起来，这个雷主任还跟他沾亲带故，是母亲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儿，自己私下里就叫他哥。

雷主任正在玩偷菜游戏。最近这个游戏疯了一般到处流传，很多人半夜还起来上网偷菜，专门偷好朋友的。其实，这就是个很弱智的游戏，一点智力都不需要，只要有时间就足够，说穿了，最好24小时在线，这样，自己园子里的菜保证一棵都不会被偷走，而好友的菜转眼就成了自己的。有人在报纸上说，偷菜游戏的疯狂背后，其实是虚拟游戏所带来的一种压力释放。

见有人进来，雷主任立刻关闭了游戏窗口，然后很自然地在脸上堆出一坨笑容，给人一种很亲和的感觉。何平给雷主任递了一根烟，自己也叼了一根，然后先给雷主任点上，又给自己点上，深吸了一口，才说：“哥，听说又要搞改革了？”

“嗯。”雷主任吐出一口烟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惯例，呵呵。”

“有什么消息没有？”何平望了门外一眼，压低声音问。

“什么消息？听说很多节目都减了，只保留省里要求的，分管台长们挂名的。”雷主任是台办公会成员之一，可以提前知道台里上层一些动静。

何平暗自思量，这样一来，制片人就要锐减，竞争就越大了。按他的推测，像南市新闻这样的节目一定是保留的。自己一直是这个节目的播音，他希望借这次改革做到制片人的位子上去，于是就征求雷主任的意见。

雷主任点头：“按你的能力，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节目。”

“你觉得我可以？”何平眼底升起一丝希望。

“当然，我一直认为你十分优秀。”雷主任语气真诚地说。

“不知道台长怎样想的。”何平试探地说。

“老弟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你呀，就是有点迂，不会扒路子。”雷主任很直接地说。

“是，我知道。”何平羞惭地点头，“我这不是来向哥讨主意吗？”

雷主任很自得地一笑，说：“早这样就好了，你呀，总算睡醒了。”

于是，他低声告诉何平：“张台长的女儿今年20岁，按本地规矩，是要做一做的。正好，张台长跟我说了，你不如也随份礼吧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何平犹疑地问。

“嗯。”雷主任不紧不慢地吸了口烟，然后慢慢说：“当然，你贸然去送的话，人家有可能会拒绝的，台长收礼还要看人的，一般人还送不上的，即使送了，也不一定有效果，这送礼也要讲点名堂的——这样吧，我在台长面前应该还说得上一句话的，我正好给你带去，你包个红包。”

何平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哥说么办就么办，你看，送多少？”

雷主任又缓缓吐出一口烟，然后伸出五根手指头。何平猜测地问：“五百？”

雷主任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老弟，你真是个土佬。”

何平的脸刷地红了，说：“哦，不会是五万吧？这我可拿不出来，我刚刚买了房子，每月还房贷都够呛。”

“呆子！”雷主任笑着骂了一句，“谁让你送五万了？我说的是五千！当然，如果你有五万的话，我想肯定好了，一下子就砸死他了。”

雷主任有个经验，要送礼，不能跟敲糯米糖一样，一点点地拿，要送就一锤子一大块，一次性搞定，免得钱花了，戏还唱不好。可是，眼前这个傻老弟，显然没有这个实力做这样的买卖，自己也懒得跟他细讲了。自己正在发愁怎样给台长送礼呢，这个傻子正好送上门来，倒给自己减轻了不少负担。

何平哪里知道，自己满心相信的亲戚，其实是想利用他。

三

每年新年一过，就要忙部门改革和竞聘的事，这个确实已经形成惯例。

张又波皱着眉面向落地大窗坐着，窗外是潏潏的湖水。这片湖据说有 8.4 平方公里，是这座城市令人骄傲的城中湖，它如同一颗明珠镶嵌在城市的中央，将这座城市衬托得颇具灵气。电视台所在的位置，就是全城最美的地段，湖的西岸。近年来，当地政府、银行、各局纷纷搬迁至此，电视台漂亮的十九层大楼也是在这股热潮下建起来的。

为了建这座大楼，电视台找银行贷了五千万，致使电视台负债累累，而前任台长也栽在这个电视台大楼的建设上，说是从中受贿一百多万元，倒给张又波腾了位子。所以，张又波想，照电视台目前的情况，不创收根本没有出路！所以，电视台注重创收也应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，偏偏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不停地鼓噪，批评台里重钱，忽视了电视节目质量。“他妈的，这纯粹是扯淡嘛，没有钱，谈什么质量！做节目都是要有资本的！”

还有人说他重视女人。他当然知道指的是谁。不错，白苏苏业务做得好，每年提成也拿得比较可观，但这都是这个女人自己拼下来的。那些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是些什么货色，他也知道，虽然自己有时候帮白苏苏给那些人打个招呼，但是，白苏苏付出的辛苦，又有谁知道？记得有一次，白苏苏为了一笔单子，喝得几乎胃出血，那些王八羔子还不放过，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到，只怕这个业务尖子就完了。

再说了，这个女人对自己的忠心，那是没话说的，所以这样的女人，不用她，还用谁？今年白苏苏想争个新闻部的主任，她已经不止一次在自己耳边吹风了。

可是，局长也打了招呼，他推荐的人也是个女人，台里的女主播王艳，跟男主播何平并称电视台播音“金童玉女”，但是据说，两个人关系并不怎样，互相瞧不起对方。人家原来说文人相轻，现在才知原来播音也相轻的。说穿了，都是为了各自利益出发，才导致心态失衡。

这几天，张又波的办公室跟走马灯似的，总有人偷偷摸摸地递东西进来。张又波知道，这些人都各怀鬼胎。

书记估计也在打自己的算盘，那两个副台长可能也有些想法。张又波有种感觉，这三个人都跟自己不是一路的人，特别是那个副台长向北，人前人后装得无比亲民，倒显得自己多么严肃和独裁了。他已经听到风声，说他想取自己而代之。自己在电视台已经是第三年，明年可能有所变动，虽然自己有可能向上升一级，给向北让路也是顺其自然的事，但是他就是对那些传言心有顾忌，给这样一个跟自己离心离德的人腾位子，他真的心有不甘。

张又波打定主意，一定要用自己的人，即使自己离开，也要安插自己的人做台长或副台长。很显然，现在的这几个人不是，他们跟自己都是貌合神离。

他的眼前忽然浮出广告部主任刘建的样子来。

昨天，他就跟这个家伙在一起。

财政局的邢局长约他打牌。张又波知道，他是为一个人调动的事来找他的。那个人在下面一个县电视台，想调到市台来。目前台里正想裁人，他想拖过这阵风头再说。可是财政局长以为自己推托，三番两次约自己喝茶打牌，他虽然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却不说破，被人求的滋味毕竟是很受用的。

张又波带了广告部主任刘建。他出门习惯带这个人，比财务部的人还管用，自己出门打牌根本不用着急资金的问题。

邢局长早早就候在富豪酒店。这个酒店食宿、娱乐一应俱全，是有钱人和有权人常来的地方。邢局长身后跟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见了他点头哈腰的。邢局长就说：“他就是下面县台的小张，真是巧，跟张局长你是家门，说不定五百年前就是一家呢。”

“哈哈，有可能有可能！”张又波应酬地笑着，脱下身上的风衣。刘建急忙伸手接了，转身挂到靠墙立着的衣架上。

邢局长问张又波喝什么茶，张又波说：“老规矩，铁观音。”

邢局长哈哈一笑：“是，跟我爱好一样，都爱铁观音。”说着又问了刘建喝什么，刘建说：“随便吧。”

邢局长笑道：“这里可没有随便这道茶哟，要不，小张，你给他点。”

小张谄媚地笑着，翻看点茶单子征求刘建的意见。

邢局长递给张又波一根烟，张又波眯了眼看了，说：“好像是洋烟，这上面的字我都不认识。”

邢局长点头：“是的，刚刚去了美国一趟。”

张又波羡慕地说：“比我们强多了，经常出国。”

邢局长就无声地微笑，说：“沾老爷子的光。”

张又波知道这个老爷子说的就是市委书记了。也不多说，就点上烟，刚吸了一口，就咳嗽起来，说：“娘的，这洋烟还蛮呛。”

说话间，张又波的茶上来了。邢局长说：“老规矩，打几圈。今天正好四个人，我们也不再叫其他人了。”

张又波会意地点头。邢局长就跟小张对面坐了，张又波自然跟刘建对家。几个人对了下，都喜欢麻将，就让服务员拿了麻将，说了桌面的规矩。小张一听，这牌打得够大的，一圈下来估计少说得一二千元。好在自己准备了不少现金，不然后要出丑了。

之前邢局长已经跟小张嘱咐过，这牌要打得艺术，既要让张又波过瘾，又不

能让他觉得是故意送钱给他。这是目前官场和生意场上很流行的一种送礼方法，借打牌之名名正言顺地输钱给求着办事的人。这样既消遣了时光，又不落个行贿受贿的名义，皆大欢喜。

刘建这次虽然准备了不少现金，却没有派上用场。他看到，两圈下来，台长张又波的面前已经无本起利了。他也就不用三心二意地计算该赢还是输了。今晚的场面，显然是台长的主场，而自己能够战个平局就行了。

今晚输钱的主角是小张。看他输得脑门发亮的样子，刘建忽然想到自己的模样。这样的场面他经得太多，单是陪台长，已经不计其数，当然，那时候都是台长求别人的时候。前天自己还陪台长输给市委宣传部长。

打到凌晨一点，张又波打了个哈欠。他的面前少说也赢了一万元了。那个叫小张的已经有点手忙脚乱起来，估计是荷包的货差不多了。刘建暗笑，这个土包子，肯定这样的场面经历太少了。

正好，张又波的手机响起来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问他回不回。邢局长哈哈笑起来，说：“夫人查岗了，我们散了吧。”

张又波收了线，也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好，不然要被夫人锁在家门外了。”

邢局长低声笑道：“如果没有去处，找我哈，我给你安排，酒店现成的。”

张又波嘻嘻笑着，不置可否，刘建已经开了车过来。

张又波仰靠在车后座上，看着刘建专心开车的背影想，也许这个人是跟自己最贴心的。

四

其实，给张又波打电话的不是他夫人。

张又波的夫人是个麻将迷，前年从单位内退了，每天无所事事，一门心思扑在麻将场上，跟那些麻将搭子鏖战通宵是常事。她是个很现实的女人，虽然对台长老公的风流韵事时有耳闻，却不吵不闹，顶多暗地里警告老公收敛一点，然后在老公面红耳赤的羞愧里，趁机多捞点银子。她这人，什么都不爱，就爱那花花绿绿的票子。至于老公嘛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男人都花心，只要他每月记得交钱给自己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有时候，也会心生酸意，为了排遣这种烦人的感觉，她就日夜搓麻将，在输赢的紧张中忘掉一切。所以，张又波基本属于自由人。

这为他跟白苏苏不断幽会创造了很好的机会。

白苏苏原本是本市一家企业电视台的播音，张又波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收编这家电视台的时候，白苏苏眼神黯淡地坐在会场一角，仿佛为不甚明朗的前途忧心。

白苏苏虽然长得漂亮，是企业电视台的台柱子，但是毕竟属于业余级的播音，在人才济济的市电视台，已经年过30的她实在排不上台面。

但是，白苏苏有张能说会道的嘴，还有一个工于心计的内胆，知道见风使舵，也很善于利用本身条件。她知道，女人并非越年轻越好，有的女人越是到了30岁或40岁，越是具有成熟迷人的风韵，年轻反而显得青涩了。譬如演《花样年华》中的张曼玉，譬如歌坛皇后邓丽君，都是成熟型的美女典范，更有演艺界不老的神话赵雅芝，简直是越老越美了，堪称女人楷模。白苏苏经常研究这些美女的养颜之道，更十分关注女人迷惑男人的秘诀。

最近，她看得津津有味的是一篇文章《妖精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简直说到她的心里去了。里面说，要想人生过得好，巴结个有本事的男人会很讨巧。她将里面的策略记了个滚瓜烂熟，真后悔前30年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，不然自己也许早就青云直上，即使不是女强人，也是阔太太了。唉，只怪自己年轻时候傻，只晓得谈什么感情，谈什么帅气，硬是被体面若一样的老公给迷住了，结果呢，嫁给他7年，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，原来好看不能当饭吃的。后来，老公的单位又垮了。老公安心地当他的无业游民，每天跟些老爹爹、老太太在文化活动室凑牌角子，就指望每月几百块的低保金过日子，这脸都被他丢尽了。白苏苏跟他吵过，他就抱头不言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学历低，谁要我？”

白苏苏就一声叠一声地叹气。这鬼社会，高中毕业还成了文盲了，听说北大出来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报纸上还炒过一个北大毕业生卖肉的消息，老公的自卑情绪也不是没有来由的。她本来满肚子的火忽然一下子熄了，只怨自己当初看走了眼，爱上了一个绣花枕头。但心里总是不甘，总想着再来一次艳遇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年头，笑贫不笑娼，风水又倒回去了。

在跟张又波对上眼的一刹那，白苏苏心底一怔，她看出张又波眼底流露的惊讶。

白苏苏低头看自己的打扮。那天她穿了一件紫色的连衣裙，领口处是有三颗小扣子的，平时她都将扣子扣到第二颗，可是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自己竟然一颗扣子都没有扣，领口就一直敞到胸部，连雪白的乳沟都看得见了。白苏苏这才明白张又波看她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奇怪，他一定以为她是故意这样着装的。

白苏苏的脸突然红了，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一个毛病，不管活到多大年纪，觉得尴尬的时候就会脸红。她没想到，就是她这个看似纯朴的神情，一下子钻进张又波心里了。他当即决定要白苏苏去自己的部门。

张又波当时在广告部做主任，他有权点将。从此，他们经常结伴出去跑业务。

美女跑广告，有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容易攻破男人的心。白苏苏天生丽质，又长得风情万种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，更是出落得大方得体，言语迷人，再加上酒量惊人，很多男人很是喜欢，尤其是那些握有重权的家伙们，在白苏苏的温言软语里爽快地签下一个个可观的广告单。

张又波真是佩服自己当初的眼光，这个女人真的是跟自己珠联璧合的好搭档。

男女在一起处久了，都会弄出点事来。张又波的女人提前绝经，所以对男女之事提不起兴趣；而白苏苏的男人一天到晚萎靡不振，对房事却热衷得很，搞得白苏苏见到他就害怕。但是，只要跟张又波在一起，白苏苏的心里又十分渴望能够缠绵一次。

两个人各怀鬼胎，于是常常在言语中藏些暗示的话，当然都是事关男女的。说多了，两人之间就有了默契，就有盼望，然后不约而同地想肌肤相亲。

终于在一次酒醉后，二人顺水推舟滚到一起。

张又波这才发现，女人和女人也有很大不同；而白苏苏也才知道，男人跟男人比起来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比起老公在床上的粗鲁，张又波实在太让她惊叹了。她第一次被老公之外的男人发掘出身体的本能，原来她是可以一次享受很多次快乐的！

两个人的关系，再不止是工作，不止是上下级，她跟他，是伙伴，工作上的，生活上的，情感上的，身体上的，总之，是难以遇到的纠缠。

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默契有加，两个人做起业务来更是顺风顺水，张又波是无数次地感叹找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助手。

“只是助手吗？”白苏苏听到张又波的感叹，便娇嗔而幽怨地望着他说。

张又波立刻意识到白苏苏话里的不满，便换了说法，笑着说：“不止是助手，还是我的宝贝，我的甜心。”

对自己的老婆，他都从来没有说过这么肉麻的话，但是对着白苏苏，这些话很自然就溜出来了。

张又波说：“有朝一日自己起来，一定亏待不了白苏苏。”

可是，待到张又波做了台长，白苏苏还只是个广告部副主任。何时扶正，是白苏苏一直唠叨的。可张又波说：“有些事还是要顾些影响，不能太过心急，得等个顺理成章的机会。”

今晚，白苏苏一个人躺在家里，想到自己的前途，突然失眠了。他的老公已经赴外地打工了，她跟张又波的约会虽然更加方便了，但是最近她却感到，张又波对自己的兴趣似乎不那么浓了。好像，他的眼光又盯上新的女人。她忽然迫切

地想让他给自己一个承诺，这个要求一定要在这次中层干部调整前公关到位，不然她的下半生就这样定局了。

张又波给白苏苏回了短信，说立刻就到。

五

白苏苏 30 多岁，张又波 40 多岁，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却比 20 来岁的年轻人还狂猛。

张又波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搂白苏苏的身了，白苏苏虽然有怨言，却不敢直说，毕竟，自己算不得正经的夫人，顶多就是人家口里所不齿的小三。

白苏苏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也知道有些愿望存了也是白存，索性就不做什么期望，不如抓住最现实的东西。所以，她要么就利用张又波的权势为自己进点官爵，要么来点更实惠的东西——抓银子，但是即使要抓住这些，也要铺垫一下。

白苏苏光着雪白的身子从床上坐起来，然后赤脚下床。张又波不知道她做什么，就侧过身子问：“你干嘛？”

白苏苏妩媚地回眸一笑，说：“待会你就知道。”张又波被她神秘兮兮的口气和娇媚的样子弄得又起了冲动，便叫道：“你快上来。”

白苏苏了解地抿嘴笑着，却并不转身回床，仍然轻轻打开衣柜门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方形盒子。张又波笑起来：“你又给我买皮带了？你上个月买的还在用啊。”

白苏苏仍然神秘地笑着重新回到床上，然后撒娇地让张又波闭上眼睛。他知道，白苏苏这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，于是按捺住心底的疑惑，乖乖地闭上眼睛。

“好了。”过了一会，白苏苏轻声说道。

张又波迫不及待地睁开眼睛，一道金光晃得他眼前发花。他定睛一看，呆住了，竟然是一根金灿灿黄澄澄的金条！

“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张又波惊讶地指着金条问，心里想，这个女人怎么突然发疯了，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来讨好自己？难道就是为了晋升一级，就如此不惜血本？这个精得像兔子的女人哪一回不是变着法子哄自己，今天突然慷慨起来一定另有目的。

“送给你的。”白苏苏仍然神秘地笑。

“无事献殷勤，又想哄我什么去？”张又波笑着问，“想找我报销？”

以前，白苏苏每买一件礼物送给张又波，总要比实价多报些，张又波也不追

究，大方地按白苏苏说的价给现金。所以，与其说是白苏苏给张又波买东西，不如说是变相地找张又波要钱。对于她的这些小伎俩，张又波非但不责怪，反而非常高兴。难得有女人体贴自己，要不是她，自己穿得再破，一心扑在麻将桌上的老婆也是视而不见的，她的眼里、心里都是麻将，更何况，那个肥胖的落伍老婆买的衣服，不是式样老土就是颜色出奇地怪异，幸亏身边有个品味不错的红颜，不然他要被草包老婆包装成傻子一样了。

“银行刚刚推出的新业务，叫黄金实务。”白苏苏介绍。

“嗯，看电视上做了广告了。莫非……”张又波眼望着金条迟疑地没有往下说。

“呵呵。”白苏苏笑起来，“漂亮不？”

“你自己买的？家里又没有保险柜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”张又波仍然疑惑，心想，这金条少说也要万把块，这女人，要钱的花样可真多。

“我干吗买它呀？”白苏苏格格地笑着，“有人让我转交的。”

张又波一怔，本能地想，是谁这么厉害，送礼都送到小三的门上了？

于是，张又波假装生气地问道：“谁给送的礼？你怎么敢擅自替我收这些东西？”

白苏苏见张又波的脸阴沉着，便委屈地说：“我也不愿意收呢，可是刘行长硬要塞给我，说是感谢你。”

“刘行长？”张又波的脑海中立刻浮出一个胖胖的男人脸。他忽然明白，刘行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前几天，他们一起喝酒，刘行长提到过他有个侄儿是学新闻专业的，想进电视台，让他关照一下。

他跟刘行长是买一批电视台设备借贷款的时候认识的。那时候，自己是求着他的，没想到此人十分爽快，很快就帮电视台搞定了那笔300万的贷款。当然，为了这个款子，张台长也没少陪这个行长喝酒，一来二去，倒成了朋友。张又波许诺过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。没想到，他竟然真的求上门来，竟然还转弯找白苏苏送来金条。

刘行长那个单位的广告一直是白苏苏在跑，而且张又波在刘行长面前也不避讳跟白苏苏的亲密。因为那个刘行长经常带不同的女人来赴宴，可想而知此人也是个花心族的人。

张又波明白了刘行长的用意，便抽出烟，靠在床头点燃了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，才吐出来，慢慢说：“以后别替我收了。”

“哦。”白苏苏温顺地答着，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金条。

“你要喜欢就自己收着，别让别人知道了。”张又波见白苏苏似乎无限热爱这根黄澄澄的东西，便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我不要。”白苏苏噘着嘴。

“傻瓜，还生气了？”张又波见白苏苏有点不高兴，便一把搂过女人的肩，说，“好了，别小心眼了。我是怕将来有什么事把你也扯进来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扯我进来？”白苏苏仍然不满地说。她刚刚兴高采烈地想跟张又波共同欣赏这根写着吉祥如意的金条，顺便向他炫耀一下自己的忠心，没想到却挨了批评。

“不是说我什么事扯上你，我是担心那个行长万一有什么事，扯上你。”张又波含糊地说。他观察过刘行长，发现他眼光狡黠，不像个善类。这样的人，只能做表面的朋友，不可有深交。

“他说过什么？”张又波不想继续纠缠收金条是否不对的问题，便转了话题问。

“他说让你费心。”白苏苏复述道。

“哦。”张又波点头。

白苏苏也不问具体事，默默将金条盒子盖上。

“如果台里想进人，你认为用什么方法最好？”张又波忽然问道。

“还进人？不是说要末位淘汰吗？”白苏苏不解地问。

“有进有出，很正常嘛，这样才能促使人才合理流动啊。”张又波淡淡地说。

白苏苏妖妖地一笑，说：“怎么，跟我也打起官腔来了？”

张又波咧开嘴，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肩，莫测高深地说：“那你说我该如何说？嗯？”

白苏苏诡异地笑了一下，不再跟这个话题，只接着上一句话说：“要进人，搞节目嘛！策划大型活动或者加频道，这些事都需要人手，这样进人不就理所当然了吗？”

张又波赞许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只见她将一排细密的牙轻轻咬住下唇，歪着头望着他，有一缕发丝垂到脸颊，看起来极其迷人。他越看越觉得媚不可言，于是忽然再次兴奋起来，在床头烟灰缸里按熄烟蒂，翻身将白苏苏压在身下。

六

何平一心一意等着雷主任给自己带来好消息，可是半个月过去了，也不见雷主任一点音讯。他的老婆每天在耳边唠叨，说他傻到家了，相信别人的话，转着弯送礼，这下好，五千元大票子活生生丢到水里，响都不响。